

## 哀爸叫母 Ai-pē-kiò-bó

### 【哀爸】Ai Pe

第一擺熟似一个自細漢仔就無老母的朋友，彼年，阮攏得欲三十，伊佇高中教冊，已經有才調踎阮彼个鎮裡社區型的大樓買一層兩房的厝，按家己的意思佈置，生活過日，完全是一位獨立自主的新女性。

佢伊相捌，定會感覺若像去碰著另外一个家己。毋過，伊發展了比我加好濟兮矣，無像我，預顛拍算的上班族，猶閣咧沐沐泐。爲啥物會一直感覺伊佢我足相像？——我查某囡仔時代上好的朋友，老爸是佇伊讀國中的時破病過身的；全班定鬥陣的一个同學，老爸是車禍往生；遮濟年來，我頭一擺，拄著一个佢我全款，嘛是讀國校仔一年就失去親人的查某囡仔，而且，攏是因爲交通事故——無全的是，伊無--去的是老母，我無--去的是老爸。

這款「無--去」，是外人的目矚看袂出來的。阮攏已經大漢矣，自己自覺，活了宛那算有堅強，考試、讀冊、出社會、食頭路，免人安排，伊後來閣家己儉錢壘錢去歐洲留學。若無講起，人誰知影咱無爹抑是無娘？當然，彼對別人並無任何意義，人根本無需要知。只不過我理解：無老爸抑是無老母，就親像外表看起來好勢好勢的身軀，內底一副腹內忽然間去 hōng 收轉去（免動外科手術，用魔神仔的幻術），彼副腹內無--去的所在，塌（lap）一个大空佇遐。我第一擺，熟似一个佢我全年紀、腹內嘛有塌空，而且大概仔寸尺佢我差不多的人。

我慣習自我中心按呢共比長短：小學塌的空，當然嘛比國中高中大學才塌的空較大。一支幼稚的尺，以爲人心腹內塌落的空，誰的大、誰的細，是量會出來的，是有法度論斷的。無視力較幼路的去睇：只要是「塌」，恁个本質攏相像，攏是某一塊肉去予「失落」，有非常重要的物件拍交落去，水潑落地，無法收回。

阮有差不多平大的空，毋過，見面的時，真少講起家己的空。干焦捌有按呢一擺，伊講著恁阿母予人扛轉來，彼下，我看伊目籬隨轉紅，才略仔去講著爾，目屎連鞭漣落來，家己趕緊對邊仔揣面紙盒仔抽一張紙來拭。

不知不覺之間，阮攏已經迄(hānn)過四十矣，真久無聯絡。這幾年，我定會想起伊彼擺的目屎——因爲，伊的對照組，我，就坐伊對面，看伊的情緒無小心溢出來，我一向無安慰人的習慣，是講，袂曉安搭人也罷，恬恬就好，實在毋免閣加講的：喔，我這馬若講著阮爸(pâ)的代誌，已經無感覺矣。

伊的目屎，若一粒天星，津佇我暗摸摸的航程中某一个跡，微微仔發光。見若我越頭揣著彼粒星，就會記得家己彼時的「無神經」，順繼也測量--看，現此時的我，駛離彼大片死肉的無風帶佻遠矣？……

我總是認為：哭爸（哭母）是無效閣無路用的。哭，是無事屎的見笑代。

咱人，從出世就大聲哭，哭袂停。紅嬰仔腹肚枵欲食奶，哭；放屎放尿臭齋齋(kōonn)，身軀無爽快，哭；暎甲一半去予聲音吵醒，哭；略仔較大漢兮學行，動動幌，跋倒，哭；佚陶物仔去 hōng 搶去，毋願，哭；醒來揣無阿母，司奶愛欲 hōng 抱，哭。

嬰仔的哭，是拍算會當得著回應的哭，是性命咧求討，表達需要的哭，照理來講，嘛應該攏會得著回應。一哭，阿母就趕緊來喔，來騙紅嬰仔，來惜惜。

「哭枵」是紅的（生），「哭爸」是白的（死），是永遠得袂著回應的哭，若按呢，為啥物閣欲共「爸」哭咧？

欲哭毋哭，就閣愛問為啥物？就一定愛確定會有回應，才欲哭？按呢的哭，是交換；毋哭，是咧，張。

有人開破我：哭，的確袂當改變事實，不而過，對咱接受彼个事實，真有幫贊。

是啊，猶無想欲接受，猶數想欲閣再改變。

又閣聽講，一个人若哭（若哭會出來），表示伊對伊的心強欲焦去、蕩去的現象有感應，「自動噴水系統」無故障，隨啓動開關來補充水分，保濕，恢復心的柔軟度。

這，敢按呢？……敢毋是嘛有人看歌仔戲哭，看電視哭，哭甲若真的，哭哭兮，一支嘴照常遐利，心也無較軟佻濟。

有人潛心考究，原來「哭爸」是「考妣」，毋是干焦哭老爸一个爾，是罵人死老爸死老母，誠夭壽失德的歹聽話。

近來的喪事，毋知是毋是猶原汁原味的「尊古例」，序大人往生，做人查某团的緊趕轉去，遠遠就愛跪落來那哭那爬，哭路頭；做人新婦的，就愛燒跋尾紙照三頓哭。有哮無哮差不多就等於是孝不孝。查某人的「哭」，遮呢重要的情緒出口，家己無主權，就分割出來變成特區，展示予厝邊隔壁親情五十六十齊(tsiâu)來比評。該哭的時就愛有天才隨大聲哭，若略仔會曉牽哭調仔閣愈好。真佳哉，生老病死有期，無

常毋是不時有，一口灶應該是久久矣才會去辦著一改喪事。是講，欲哭毋哭，敢袂當共放予自然，尊重喪家由在自己？

「哭爸矣！」

一片是無論真正哭假影哭攏愛照起工大聲哭的女眷，一片是予哭聲擾亂甲足煩足厭足無想閣欲忍耐的查埔人，偷偷仔呷面操一句「哭爸矣！」——這是我設想的，「哭爸」第一擺出現的可能情境。

「哭爸矣！」、「哭爸！」、「靠杯」（華語），佇北部，就連平常時仔無啥會曉講台語的少年家，有時嘛會雄雄逼這句出來。欲落(lauh)台語，欲激本土氣，閣無欲譙三字的，按呢就一定是這句「哭爸」，無別句矣。

台語是我的母語，毋過，我定攏感覺伊是「父語」。這馬的媽媽，五十歲以下的，差不多攏袂 hām 家己的囡仔講台語矣；佇二三十歲的新世代內面，雖然無正式統計，但就我一般的觀察，講台語的查埔囡仔也是比查某囡仔的人數較濟。

當「父語」的傳承攏無了了，上勇的就賭一句「哭爸」爾——「母」早就無--去，囡共爸放揀，向前行——背影，祝福，哀無聲。

### 【叫母】Kiò Bó

平常時，誠罕兮聽著一聲「阿母」，假若賭電視鄉土劇的「阿母」猶佇咧；比「阿母」較有古早味的「阿娘（A-niā）」，可能就愛歌仔戲才有底聽矣。「媽媽請你也保重」、「媽媽是歌星」，連上紅的台語老歌嘛聲聲句句「媽媽」，台語？華語？今(tann)是欲按怎佻人窮分。

現代的台灣，已經無啥人猶叫家己的老母「阿娘」（抑是「俺娘」），「語感」綴時代佻世代快速咧轉(tńg)，毋過，閣共窮究斟酌，原來，無--去的是「阮阿娘」——「恁阿娘」猶好勢好勢，並無無--去——hiàu！逐不時煞毋是攏有查埔人真好禮，磕袂著，就向別人的阿娘請安？……

「恁阿娘」做受詞頭前加動詞 X，予無搭倚(bô-ta-uâ)賭一支嘴的人，會當即時得著精神勝利。

「恁阿娘」做主詞後壁接形容詞比較級(ex:較好)，有時純然是互相咧拍招呼。

「恁阿娘」就是「恁的阿娘」，所有格「恁的」絕對袂變成「我的」、「阮的」抑是「咱的」。

「恁阿娘」就是「恁娘」，「恁娘」後壁拖一聲「咧」，毋是做「疑問句」正經咧共你問「啊恁阿娘走佗去咧？」，是在人慣習無洗嘴做「發語詞（句）」用，抑是講，做一擺欲請安的「恁阿娘」人數傷過濟矣（譬如政府、社會、黨、阿共仔…等等），自然就會那磨嘴齒（無的確就一定愛有檳榔抑是樹奶糊）那呸（配）一句「恁娘咧！」。（延伸造句：恁娘較好咧！）

無無--去的「阿娘」這個詞，就像新婦仔恰頭家团揀做堆，一直 hōng 縛佇台灣查埔人氣力十足的操幹落謙裡，委屈吞忍「阿」袂出聲。我足久毋捌看過伊單獨家己一个自由身，出來四界樂陶，嘛真久毋捌聽兮有人去驚著的時，共「阿娘」加一聲「喂」，咧喝「阿娘喂！（A-niâ--ueh!）」。

頂日仔，因為親西北雨，頭擺入去熱心的庄跤人共我報的「百貨公司」蹇——佇台灣尾的北仔，一个人口兩萬人左右的鄉，Hō-lō話強欲共客話食去矣，毋過，囡仔人少年人攏予北京語吞食甲無睹。兩條主要較食市的街仔，齊予「統統去」，小七仔24點鐘守佇兩位三角窗「顧街」。

在這個除了農地猶是農地的鄉，「市中心」唯一一間小可仔有大賣場氣勢的成衣服裝店，佇熱甲走無路的天入去吹冷氣，確實不止仔有「百貨公司」的fu。賣場的店頭算有闊，嘛誠深落，規厝間五花十色花哩落貓，二仔九、三仔九、「製造地 中國」、批發商地址佇台北艋舺抑是松山五分埔的嬌衫，掛佇店內照日光燈恰排佇路邊商展場凍露水炤電火球仔的感覺，無全就是無全。

雷公猶咧霆，雨一時無遐快停，橫直閒閒無代誌，我就也安心仔做一擺山寨版的貴婦，寬寬仔來，沓沓仔是，遮看、遐摸，會 sô 盡量 sô。蹇對上邊仔彼逝衫，吊架仔頂為著欲吸引人客注意，攏加插一塊牌仔，想袂到，廣告詞寫了閣有影 gâu 喔！

阿娘喂緊來買  
時尚 T 血

（欸仔聲開--一罐！）——妙哉！妙哉！這款三八甲有賸閣有找的台語廣告詞，根本無可能出現佇大都市彼款「原版」、「正版」、氣質蓋高尚的百貨公司。

「**阿娘喂緊來買**」，照一字一字翻譯做華語，是「媽媽喂快來買」，口氣淡薄仔成「媽咪呀快來買」，若莫想傷濟共看，就是一句咧箍「做媽媽的人趕快來買哦」的話爾爾，那有啥奇，妳嘛咧怪。

哎！千古寂寞呀！就是像這欸時陣。一句話，你知伊無講出來的意思，嘛知伊是佻佇咧好笑；但是在另外一个佻咱話講袂通的人的見解裡，彼那有啥，恹壁壁無水準。

一聲親切的「阿娘喂」，是真心真意咧喝阿娘，毋過，並毋是佇家己阿娘在場的時，當伊面頭前開嘴咧共叫；顛倒定定是阿娘無佇身軀邊，咱拄好去拄著**驚死我們(ㄟㄨㄨ)**的大代誌，目矚展大蕊，嘴仔開開，原始的第一反應就是大聲喝「阿娘喂～～」，就親像華語的「媽呀！……」。嘛有人喝「俺娘喂～～」，華語等於是「我的媽呀！……」。

「**阿娘喂緊來買**」——

伊齊全的意思是：「阿娘喂！遮个『**時尚T血**』俗甲會驚死人，緊緊、緊，緊來買！……」

伊偷藏起來的重點是：「俗甲保證予你叫『**阿娘喂**』的俗啦！」。

伊是無聲無說的「置入性行銷」：一句話直接「置入」你的心，毋是生理人對邊仔拍鑼弄鼓咧共你鼓舞，是一句你家己講予你家己聽有的爾、像蹺蹺唸按呢的話，「**阿娘喂！緊來買**」，用第一人稱的自言自語，剖心肝并誘拐第一主角來開錢。

佇「**阿娘喂**」佻「**緊來買**」的中央，有一巡外人看袂出來的縫，「**阿娘喂**」佻「**緊來買**」就親像兩片門枋，輕輕仔揀開，原來門後有一間密室，規後壁間攏是俗貨。就像「 $1+1 \neq 2$ 」，「**阿娘喂+緊來買**  $\neq$  **阿娘喂緊來買**」，伊的正解是「**阿娘喂+緊來買=阿娘喂\*夭壽俗 + 夭壽俗\*緊來買=(阿娘喂夭壽俗)+(夭壽俗緊來買)**」

二十冬前我離開台灣尾，拄到台灣頭入大學，日時揣著一份頭路，上班的所在拄著一位學長，是中部人，伊聽我講話的口音就鐵口直斷：

「妳下港的--honnh?！」

「Hènnh--ah.」(今「下港的」是閩按怎，阮就是穿阿媽吊 kah 仔的「下港妹」！)

「妳潮州的--honnh?！」

驚死人！想袂到伊會直接點出「潮州」！正常應該是會問：「你高雄（屏東）的--honnh？」大地方較通人知啊。

「你那會知？」（啊無，「潮州的」是閣按怎呢）

「妳講話恰阮外媽恁遐的人相全。」

「有影？學長恁外媽佗位的人？」

「潮州樣仔跤。」

「啥～～物～～呀？！……」

潮州的「樣仔跤」，毋是普通外地人會知的所在。彼是阮潮州鎮的蓋庄跤，離市區誠遠，潮州落南往枋寮的巴士，沿台 1 線（屏鵝公路）就有一支站牌寫「樣子腳」，屬潮州鎮樣子里，聽講是日人時代，因為日本人欲起跳傘場，共恁對樣仔跤崙仔遷徙來現此時的庄頭，舊地名「樣仔跤」嘛 tsuânn 順紕搬過來，攏無改，也無去 hōng「雅化」，也無「過翻」變成「芒果下」、「芒果里」。我細漢坐公路局的經過，看著彼字「樣」，攏想講，那有這個字？

「學長，請問，恁外媽恁遐的人講話有啥物特色？……」

我非常非常好玄，到底阮潮州人咧講話，有啥物予外人一聽就知的特色？

俗語講：「離鄉不離腔」。我以為這位學長會回答「阮外媽遐的人講話攏有一个啥物啥物腔」，抑是「阮外媽遐的人講話話尾攏會加一个啥物啥物音」，我已經做好心理準備，一定會足有風度，絕對會當接受別人像咧學宜蘭腔海口腔鹿港腔澎湖腔按呢，嘛學一擺仔「潮州腔」來共阮消遣--一下，予逐个笑笑兮嘛。

想袂到，彼位學長按呢回答我：

「阮阿媽遐的人喔，恁講話蓋趣味，定定若拄著啥物代誌，攏會講『**俺娘喂！**』」

「**俺娘喂！**」——愛創治人的學長，雄雄共話尾這句喝甲特別大聲，乎！無破膽，耳空鬼仔嘛攏去予走了了去。

心肝搭定，我也是毋死心——俺娘喂？！這算啥物答案？？

「學長，敢誠實咧？！真的？『俺娘喂』煞毋是阮下港逐所在的人攏有咧講？敢干焦阮遐的人定定講？那有可能……我自來遮（上班）也毋捌講過『俺娘喂』矣，你那會臆甲準準準？」

外媽兜來的小學妹誠袂平呢——

「啊～啊妳講話恰阮阿媽恁庄遐的人，都攏相全，我一聽，都足熟兮、有夠熟兮……我自細漢逐年放暑假攏嘛去樣仔跤，唉唷，一聽就知啦！！」

出外到他鄉，才會對別人遐，了解家己的故鄉。

若毋是這位學長，我那會知影「俺娘喂」予外地人印象遐深。因為有這段往事，彼工看著「**阿娘喂緊來買**」的時，有激動著：「**少小離家老大回，鄉音無改俺娘喂**」！

規粒地球，看這扮勢，若無熱一下焮去，是會那來那行入無故鄉的時代。我是頂世紀篩落來的「有鄉階級」，佇「無鄉階級」在朝的天年，特別珍惜像「阿娘喂」按呢，有高辨識度的鄉土詞。

### 【哀爸叫母】Ai-pē-kiò-bó

咱的島，是無父神的國度，卻是學學人彼封父造神的文化，足無意無思。也無你共看，一四界，田頭田尾街頭街尾，有公、有爺、有娘、有媽、有囡仔仙，就是無「父**(爸)**」。是講，去予土地公王爺公做契囡的敢無算？——契的就是契的，恰親的無全就是無全。

華語講「呼天搶地」，天有較遠、地有較闊、人有較**稀**微；閣一句講「求爺爺告奶奶」，這隔代教養真歹講袂有問題。

「哀**爸**叫母」上直路，咱的性命來到這世間，就是透過**爸**恰母。恁毋是神，只是普通人，佇咱上痛、上痛、上痛，痛甲無底講的時……

台語講：「哀爸叫母」，誠樸實。

「哭爸矣…」「阿娘喂！」——我珍惜的哀，叫。